



# 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The Experimental Mode of Dialectics:  
The Study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郑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The Experimental Mode of Dialectics:  
The Study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郑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 郑伟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8785-0

I. ①经… II. ①郑… III. ①阿多诺, T.W.(1903~1969)  
—否定(哲学)—辩证法—研究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014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邮箱 [gaojiao@bnupg.com](mailto:gaojiao@bnupg.com)

---

JINGYAN FANSHI DE BIANZHENGFA JIED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65 mm × 238 mm

印张：13.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56.00元

---

策划编辑：曾忆梦 责任编辑：赵雯婧 张爽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毛淳 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前 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在我们迎来一个又一个“你唱罢来我登场”式的“学术热”的时候，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哲学，在中国的思想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温度。由于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使阿多诺哲学的研究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体系中呈现出一种“不上不下”的态势。在 2014 年 5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史：批判理论与政治》导论与讨论’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的观点或许能为这种状况给出具有穿透力的解释：“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并不是统一的模式，有时甚至充满着背叛。到今天为止，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了解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误解的历史。但是没有误解，就没有了解。这些误解，并不是全部来自中国，也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学者的书在中国并没有出全。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相关代表人物的译作不断出版，近年来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本文也是在这种“误读”式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最大的问题是，对阿多诺哲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思想联系分析得并不充分——它没有寄希望于通过对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相关解读去刻画一个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细密“图示”。同时，也正是本文在论题定位时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为我提供了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通过分析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文本，从阿多诺哲学视角中的“经验”概念出发，梳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框架，进而上升为对作为一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的相关特点的分析。作者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探索。

本文的切入点是阿多诺的“经验”概念，并试图把对“经验”概念的内在逻辑分析和价值定位提升到“否定的辩证法”的“范式”解读的层面。原因在于，阿多诺的“经验”概念，并不是康德哲学上无法穿透“自在之物”意义上的“经验”，也不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臣服于“绝对精神”的“经验”，更不是海德格尔哲学“此在”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主客体关系。从逻辑关系上看，这是一种开放的、互动的主客体关系，主体不能基于自身的“同一性”思维方式用概念代替概念所表达之物；从价值关系上看，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是“对等”的，彼此之间

不形成一种强制性的统治关系。阿多诺希望，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差异性，在这种理想的“经验”状态中能得到保存。它涉及“否定的辩证法”的一切理论视域，成为“否定的辩证法”乃至全部阿多诺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立足点和最终哲学归宿——它直接决定着其逻辑推演方式，牢牢掌控着“否定的辩证法”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可以用“经验范式”来形容阿多诺哲学中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否定的辩证法”。

在这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中，为了保存“经验”中主客体自身的差异性，阿多诺把“否定的辩证法”的逻辑定位为“绝对的否定”的逻辑。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基于总体性思维方式的传统哲学的批判，进而使“否定的辩证法”表现出一种“崩溃的逻辑”的理论外观。从“经验”概念中理想的、互动的主客体关系看，这种“崩溃的逻辑”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一种基于“经验”视角的“差异性的逻辑”。它力图在思维方式中保持主体和客体双方的差异性不被主体自身中的“同一性”理性思维图示所泯灭。这也是理解整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所在。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同样面临着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统一与实践上的统一。前者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关系到真理观的阐释；后者则涉及主体的自由问题，关系到解放理论的定位。在认识论上，如果主体与客体没有任何相通之处，那么人类认识活动本身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否定的辩证法”也就无法进行认识论的探讨。为了避免这种悖论，阿多诺试图在保持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差异性因素的基础上，在思维方式上限制“主体性”，以“客体优先”的原则来建构一种立足于差异性的、摆脱了整体性的“思想模式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真理”理论。这种“思想模式分析”的最终产物就是阿多诺的“星丛”理论。在“星丛”理论中，真理成了一种“谱写”的过程，它具有时效性和变化性的特点，真理成为“偶然的”。

在实践范围内，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表现为主体的自由问题。阿多诺批判了传统自由观的思维形式，指出了它们的理论误区，并在差异性逻辑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与“否定的辩证法”的差异性的逻辑一样，阿多诺的自由观也有两副面孔：相对于传统哲学对自由原型的肯定性态度，他的自由观是否定性的、破坏性的；相对于“否定的辩证法”自身的“经验”性的差异的逻辑，它又是建构性的。这种自由观实质上是“经验”概念的现实化，是差异性逻辑的历史化。在这种逻辑中，自由最终变成一种偶然性的因素，变成一种需要去争取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否定的辩证法”对西方哲学，甚至包括马克思的哲学，

采取一种反思式的态度，从而形成一种貌似“全盘否定”的理论外观。实质上，这种全面的否定性或绝对的否定性更多的只是一种策略。从“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视域来看，它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与上层建筑的总体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的辩证法”仍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内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西方传统理性哲学范围内的理论自戕，更不是后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盘拒斥和解构。

阿多诺的这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遮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真理观和自由观，追求思维方式的解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共鸣。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抽象理性哲学由于什么样的内在机理，能够执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出于反对总体性和同一性思维方式的需要，阿多诺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本质区别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阿多诺的“经验”立场是超历史的，它不可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历史。由于这个原因，它丧失了历史的根基，找不到历史的立足点，不能在逻辑上重构它所超越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也无力超越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此，我们去指责“否定的辩证法”“背叛”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只是工具性地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它本身并没有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但也正是“否定的辩证法”的这种特点，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案例，并能够对此进行相关“警醒式”的反思：工具性地使用马克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与此同时，虽然阿多诺哲学中的“社会背景”与中国现实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却可以进行对比研究。所以，在我国，“否定的辩证法”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可能还将持续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

是为序。

郑伟

2014年6月

# 目 录

导 论 “经验”在辩证法中的命运 .....	( 1 )
第一节 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视野中的“经验” .....	( 1 )
第二节 “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理论澄清 .....	( 10 )
第三节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	( 19 )
第一章 辩证法起点概念的重构 .....	( 29 )
第一节 理性的“自负”：主观构造的思维模式 .....	( 29 )
第二节 辩证法起点概念批判 .....	( 39 )
第三节 传统哲学中的“经验”概念 .....	( 44 )
第四节 “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经验” .....	( 53 )
第二章 绝对的否定与差异性逻辑 .....	( 66 )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图示” .....	( 66 )
第二节 打破必然性：“崩溃的逻辑”背后的“差异性逻辑” .....	( 77 )
第三节 “星丛”：差异性的外观 .....	( 86 )
第四节 “差异性逻辑”的理论意义 .....	( 94 )
第三章 “否定的”真理观 .....	( 103 )
第一节 “实体性”视野中的真理观 .....	( 103 )
第二节 “先验性”视野中的真理观 .....	( 113 )
第三节 唯心主义辩证逻辑中的真理观 .....	( 117 )
第四节 “差异性”逻辑中的真理观 .....	( 122 )
第五节 “否定的真理观”的理论意义 .....	( 129 )



<b>第四章 “否定的”自由观</b> .....	(136)
第一节 天赋自由观的理论渊源 .....	(136)
第二节 天赋自由观的理论困境 .....	(144)
第三节 客体优先 .....	(149)
第四节 否定的自由观的理论意义 .....	(157)
<b>第五章 辩证法精神的两个维度及其实现途径</b> .....	(168)
第一节 辩证法精神的第一个维度及其内部建构 .....	(168)
第二节 辩证法精神的第二个维度及其双重内涵 .....	(174)
第三节 辩证法革命性的历史前提 .....	(179)
<b>结束语 否定的辩证法：觉醒、呐喊，还是反抗？</b> .....	(191)
<b>参考书目</b> .....	(199)
<b>后 记</b> .....	(205)

## 导论 “经验”在辩证法中的命运

“否定的辩证法”，又名“崩溃的逻辑”，它致力于促成传统哲学中宏大叙事、同一性理论框架、强制性逻辑推演模式的“崩溃”。在这种“崩溃”中，阿多诺高扬差异性因素不可被“总体性”同化、统摄，实际上是从哲学的角度，针对社会问题而阐述一种“不服从”的辩证法。这种“崩溃”“不服从”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之所以能够被进行，是因为阿多诺认为自己找到了传统辩证法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坚固外表下所隐藏的一条巨大“裂缝”——“经验”<sup>①</sup>。阿多诺以此立场阐发的哲学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在这种背景下，在讨论作为一种“范式”的辩证法解读模式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经验’在辩证法中的命运”这一问题做一个简要的理论梳理，从“经验”的视角对阿多诺所要批判的“传统”<sup>②</sup>辩证思维方式及其特点做一个粗略的考察。

### 第一节 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视野中的“经验”

在思维方式的领域，辩证法首先是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思维方式的自觉性程度来看，形式逻辑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实现了体系化<sup>③</sup>，并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辩证逻辑的发展过程则要艰难得多，直到黑格尔哲学，才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地上实现了高度体系化。近现代以来，随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倒塌，辩证思维方式虽然得到了不同层面的改造或重新阐释，但是其在黑格尔哲学中所面临的困境却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被延续了下来：一是如何在概念自身的层面上处理“抽象一般”与“经验个别”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在概念间逻辑推演的层面上处理抽象的逻辑体

---

① “经验”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解释，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在强调常识意义上的经验世界的时候，我们将会在前面加上“现实的”这个形容词，或者直接去掉“经验”的引号。在特指的哲学中，例如，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我们将会采用“‘经验’世界”的方式。

② 之所以在“传统”二字上加引号，是因为阿多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在“同一性”的问题上等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下文我们将分析这种理论划分带来的问题及后果。

③ 有关本书内容的、相关形式逻辑的分析，请阅本书第三章。

系与经验世界的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

### 一、古希腊辩证思维视野中的“经验”

在西方的语境中，“逻辑”一词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希腊语为 *logos*）。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sup>①</sup>：公元前1世纪的M. T. 西塞罗最早使用“逻各斯”来表示逻辑；公元前3世纪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季蒂昂的芝诺认为，逻辑包括辩证法（辩论之术）和修辞学，但由于斯多亚学派的原始资料早已遗失，他是否真正使用过“逻辑”这个词已经无从考证；亚里士多德在定义三段论时虽然曾使用过“逻各斯”，但此处的“逻各斯”只是在“议论”或“论证”的意义上被使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表述他的以推理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时使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学”等字眼。

在古希腊哲学中，现代意义上的辩证逻辑虽然还没有成形，但辩证思维方式已经出现。与启蒙时代具有严密逻辑和体系、高举理性旗帜的现代辩证法相比较，这种前现代辩证法还是一种对世界的朴素的理论把握——用一个绝对的原则或定理来辖控一切的逻辑建构方式<sup>②</sup>还没有成形，理性并不是作为一切运动的规定性原则出现的。在不同的学派那里，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也是有差别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变化主要是在经验世界中进行的。“经验”主要表现为现实的经验世界，表现为一种差异性、有限性<sup>③</sup>事物的集合体。逻辑的任务就是试图发现统摄经验世界的规律。对这种规律的来源，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它是寓于经验世界之中的，抑或高于经验世界的。依据这种特点，古希腊的辩证思维形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辩证法与本体论的自发结合；辩证法与本体论的自觉分离。

古希腊辩证思维的第一种形式——辩证法与本体论的自发结合——产生于爱奥尼亚学派的宇宙观念中，并且在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那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一种描述经验世界的矛盾性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尝试。这种朴素辩证法的特点，用列宁的话来总结就是：“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534页。

② 下文中，我们将把这种思维模式称之为抽象理性统治的思维方式。

③ 下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出于对“经验世界”的“有限性”的理论定位，才为唯心主义哲学打开了理论空间。

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sup>①</sup>

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中，世界的本体寓于世界之中，并被认为是运动变化的，矛盾的思想得到了正面的承认。这是自然辩证法最初的理论形态。在这种最初的理论形态中，整个世界的强制的、有规律的运动图示代替了永恒的神意。还没有完全退去神秘主义外衣的“逻各斯”高居于众神之上并取代了众神，按照某种程度上还未完全褪去神秘色彩的理性原则来发出一劳永逸的指令——它成了“神”也无法逃脱的命运。在这种图示中，整个世界成了一团永不停息的“活火”——“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化为一切”<sup>②</sup>。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中，作为个别性、差异性因素的经验世界最终服从绝对的运动，为永恒的“规律”<sup>③</sup>所融化和消解。

古希腊辩证思维的第二种形式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在他们那里，辩证法成为一种在对方的言谈之中找出矛盾、以此来推翻对方观点的“辩论之术”。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工具性的“方法”。在这种作为辩论之术的辩证法雏形中，“真理”或者说“规律”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规定的了。相反，辩证法意味着“对话”与探讨，其内容就是“有限”的经验世界。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将论题层层转换，最后得出与辩论对手相反的结论。在此，辩证法也就意味着“矛盾”——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佯装自己无知，力求推翻对方作为“正题”的貌似无可置疑的观点，最终达到“反题”。这里，包含着两个意义深远的萌芽：其一，辩证法自身破坏性力量的展示，它能够摧毁一切固定不变的成见，解构一切静止不动的体系，甚至在类似承认自身“无知”的语境前提中削减人类文明的自大欲望；其二，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差异性，即对方观点中的经验因素的重视，“经验”实际上成了反抗体系、成见和自大的一把利剑——通过类比、转换，依靠不可通约个别性因素为代表的“经验”来推翻对方的抽象总结。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278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1页。

③ 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阿多诺在“规律”的问题上，因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的“工具性使用”，使他混淆了马克思哲学的“规律”与传统哲学的“规律”，并把“规律”理解为抽象理性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幻相”。这也是造成阿多诺“经验”范式下的“否定的辩证法”拒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并远离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原因。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种朴素辩证法中，立足于经验世界的辩证思维本身还只是工具性的，是用来推翻对方的论点的“方法论”。作为柏拉图哲学的最高的“理念”，仍然要恪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不能存在矛盾，亦即不允许作为差异性因素的“经验”的最终存在。

总之，在古希腊原始的辩证思维中，就已经出现了如何处理作为个别性、差异性因素的经验世界与总体性逻辑图示的关系问题，同时出现了经验世界中矛盾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肯定的和否定的。这也反映了对辩证法的最初的两种解读范式：本体论的解读范式和最初的纯粹工具性的认识论解读范式。在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史中，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一直是两个互不通融的领域。直到西方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在思想上正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特点——现代性，才为辩证思维的最终体系化拉开了帷幕。

## 二、现代性哲学开端中“经验”的失落

作为一个尚无定论且众说纷纭的概念，有学者在追根溯源时甚至把“现代性”与古希腊的“现代”一词联系起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考察的话，“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特征，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对经验世界背后的最高原因的解读中隐含着一种朦胧的神学梦想的话，那么，自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在对待经验世界的态度背后明确显现出有关未来社会的一种抽象的现代理性设计——它表现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可以上溯到14世纪左右，但只是在16、17世纪之后，经过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也就是经过一种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精神解放运动之后，又经过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才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特有的‘现代性’精神状态和生活的态度”<sup>①</sup>。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理性作为哲学的抽象主体，特别是作为辩证思维的抽象主体，才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西方哲学史中的认识论转向，为现代理性哲学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也为经验世界在哲学中的失落埋下了伏笔。在西方哲学史中，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

<sup>①</sup> 吴向东：《重构现代性：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页。

式对矛盾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追求非此即彼的判断。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开始打破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这种优势地位，推动了辩证思维的体系化和对辩证法隐含着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解读范式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辩证法的成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传统，那就是在思维中寻找“客观性”，在思维中寻找“本原”。“我”——“主体”——的本质被规定为“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思维作为“精神实体”，成为认识的主体。它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线，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

笛卡尔的“我思”，在康德哲学中变成了“纯粹统觉”，变成了知性中的先验同一性因素。而“经验”在康德哲学中仅仅表现为意识中的“表象”，它是受先验自我的认识框架统摄的。在此，客观性并不是在作为“表象”的“经验”中，而是在主体的先验思维框架中被发现的。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中的这种先验的自我仍然是不够“客观”的，因为这是知性范围内的自我，知性因素囿于有限性的“经验”内容仍然不能达到纯粹的客观性，仍然是一种主观性，它导致的将是“绝对主观唯心主义”。在黑格尔哲学的“绝对客观唯心主义”辩证理性的思维模式中，“自我”变成了“自我意识”，最终升华为“客观思想”<sup>①</sup>。这样，客观性被归属到思想的领域，现实的经验世界反而被认为是主观的。

“主体”的这种抽象定位，对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整个世界最终被归结为精神运动的产物，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最终在黑格尔辩证哲学体系中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对辩证法内容的丰富和结构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这种把客观性归于思维的做法，使得辩证法虽然能够关注经验世界，但是现实的经验世界作为“有限”性因素，在辩证法体系中处于不断被扬弃的位置，最终还是要服从精神的抽象同一性统治。

第二，对矛盾观点的最终确认。康德认为，在理性企图认识世界的无条件的东西时，理性会“陷于对同一个对象坚持两个相反的命题”的境地，而且“这两个命题中的每一个都必然被认为有同样的必然性”<sup>②</sup>。在康德以前的时代，“人们曾经依据旧形而上学的观点假定，如果认识陷于矛盾，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差错，是基于推论和论理方面的主观错误。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68页。

②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14页。

但在康德看来，思维在想认识无限时陷入矛盾（二律背反），其原因则在思维自身的本性”<sup>①</sup>。

也就是说，康德开始正式在主体思维形式的领域探讨矛盾现象的根源。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辩证论”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曾把一般的辩证论称为幻相的逻辑”<sup>②</sup>。在康德看来，辩证法就是“幻相”的逻辑。这典型地表现在他关于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的论述之中。康德论证，在关于世界的开端、组成、规律性和原因等问题上，都存在一个正题和一个反题，两者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证明，但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是作为矛盾的“幻相”。

理性（知性）出现“幻相”或者矛盾，问题并不在于经验世界的“表象”，而是在于人的理性（知性）思维形式本身。康德认为，“在世界的本质中造成矛盾这种污点的，不应被认为是世界的本质，而是这种污点应被认为仅仅属于能思维的理性，属于精神的本质”，“理性只有通过应用范畴，才会陷入矛盾”<sup>③</sup>。也就是说，使理性（知性）陷入矛盾的内容不可能是作为“经验”世界的表象背后的“自在之物”，它只能是（知性）思维应用于错误的领域所引起的矛盾，“自在之物”不可能是矛盾的。

康德的解决办法在于，矛盾并不是“经验”世界固有的，也不是“自在之物”所固有的，而仅仅是由主体的理性（知性）思维形式所造成的。康德虽然承认矛盾，但矛盾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是错误运用理性（知性）的结果。理性（知性）只能运用于经验的表象之内，只能按照知性（打着“先验逻辑”旗号的、经过改装了的形式逻辑）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果理性（知性）超出“经验”（表象）的界限，去思考绝对的主体，如灵魂、上帝、自在之物，就会陷入二律背反。换言之，康德的解决办法意味着理性（知性）一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为此，康德把理性（知性）的理论运用限制在经验的范围之内。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却承认超出“经验”世界的普遍的道德律，但这不是通过理性（知性）推出的，而是通过信仰把握的。

与康德不同，从对待矛盾的态度来讲，阿多诺认为辩证思维的含义就是：如果“矛盾的出现充满着强迫，那么，人们就不能满足于否认或消除这些矛盾，而是要把矛盾提升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和命题”<sup>④</sup>。黑格尔哲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15页。

②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58页。

③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14、115页。

④ [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88页。

学做到了这一点。黑格尔在“矛盾”问题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一方面肯定了康德对矛盾的发现；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康德对待矛盾的态度：“康德揭示出二律背反，无论如何须被视为对哲学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因为这消除了知性形而上学的僵硬的独断论，指出了辩证的思维运动，但必须同时看到，康德即使在这里也是停留于事物的自在东西不可知这个单纯消极的结果，而没有达到对二律背反的真正的、积极意义的认识。一般来说，二律背反的真正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一切现实事物都在自身包含着对立的规定，因此认识一个对象，确切地说，把握一个对象，恰恰意味着意识到这个对象是对立规定的具体统一”<sup>①</sup>。在黑格尔那里，他不仅承认矛盾，而且把矛盾普遍化了。在康德看来，存在着四个二律背反，而在黑格尔那里，“在一切种类的一切对象中，在一切表象、概念和理念中都有二律背反。要认识这一点和各个对象的这种属性，就属于哲学考察的本质；这种属性构成了那个不断规定其自身为辩证逻辑环节的东西”<sup>②</sup>。黑格尔认为“二律背反”(矛盾)就是事物(精神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样，在辩证法中，概念或事物内部的矛盾就成了辩证法扬弃运动的动力因。

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改变了传统形式逻辑思维对矛盾的看法，确立了“矛盾”在“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地位，从体系上完善了近代西方认识论转向以来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标志着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哲学——理性哲学——的成熟。在绝对“客观”<sup>③</sup>唯心主义哲学中，黑格尔以辩证法为主线，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为一体。他用思辨概念表达同一性的世界本原，把辩证运动表现为绝对精神自我展现的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力图形成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辩证逻辑体系，这也典型地表现出现代性哲学抽象理性设计的特征。然而，这种辩证法的解读模式存在着一个先天的缺陷：由于“精神”是世界的本原，那么作为精神本原的外化——现实的经验世界——最终将被统一到精神中去。实际上，离开现实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 三、现代理性辩证法与“经验”世界

现代性哲学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即“现代性”的思想核心是理性与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15～116页。

②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15页。

③ 黑格尔哲学对“客观”有着不同于常识意义上的理解。在黑格尔哲学中，“客观”“现实”都是在“必然性”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必然性”意味着不受限制的。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只有“精神”才是不受限制的，才是客观的、现实的。



主体；现代性的根本价值是自由；现代性的过程在思想史上表现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黑格尔哲学不但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特点，其总体性哲学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性哲学的成熟——“所谓现代性(Modernity)，乃是一个矛盾概念。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抽象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强劲的变革逻辑”<sup>①</sup>。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这种抽象的理性设计表现为一幅理想的社会和世界蓝图。在时代精神上，它代表着新生资本主义的梦想。与中世纪相比，它一扫蒙昧和封建传统的僵滞，不断发布变革的信息，许诺理性解决方案，发誓要把人类带入一个自由的、理性的新世界。然而，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同样要面对如何处理总体性的抽象理性设计与经验个别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现代理性思维方式并没有在一开始就企图忽视或者超越经验世界，而是试图在规定世界发展的逻辑运动中把作为差异性因素的经验世界囊括进来并最终“扬弃”它。

这典型地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在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圆圈运动中，终点最终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差异性、“有限性”因素的经验世界最终不是被“扬弃”了，而是被泯灭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黑格尔对“客观性”有着独特的理解。黑格尔对“客观性”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自己依赖自己。这个定义是以“有限”和“无限”的区分为基础的。有限这一类的概念是不能被称作“客观”的，因为“从形式方面来说，有限是指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有终结，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在与自己的他物联系起来，从而受到自己的他物的限制时，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有限东西存在于它与它的物的关系中，这个他物是它的否定，并且把自身表现为它的界限”<sup>②</sup>。与此相反，“无限”恰好满足了黑格尔对“客观性”的要求：思维“存在于其自身，与其自身相关，以其自身为对象……对象是一个他物，一个否定我的东西……纯粹的思维在自身没有任何局限”<sup>③</sup>。这样，黑格尔就把探寻客观性的目光从经验世界转向了思维自身。

“思维”具有客观性，是“客观思想”。黑格尔以抽象化的主体的绝对客观性同化作为差异性因素的客体的客观性：“反思导致事物中的普遍东西，但这普遍东西本身是概念的一个环节。说知性和理性存在于世界中，

① 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3页。

②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83页。

③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83页。